

南通狀元張謇

南通人

提督吳長慶之幕矣。

張謇，字季直，原名育才，晚號鬻庵，人尊稱之曰謇公，江蘇南通人。生於咸豐三年，光緒甲午狀元，詩文，書法，卓然大家，淵懿簡素，有曠世之度。畢生盡瘁地方教育、實業，蜚聲中外。而績溪胡適之則謂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失敗的偉大英雄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

當時袁世凱亦以通家子弟居吳幕，吳請季直

教導世凱。據南通張季直先生年譜記載，世凱文理並不通順，季直輒大加刪改，耳提面命，從少寬假，世凱甚敬憚之。故後日世凱叛國稱帝，季直與趙爾巽、李經羲、徐世昌，聯銜通電不願稱臣，儼然以「商山四皓」自況。或曰：四皓之稱，世凱貽之。

季直出身農村，家風樸素，幼無過人之資，而好學不厭。十歲時，塾師偶見騎者過門前，命聯曰：「人騎白馬門前過，」季直對曰：「我跨青鰲海上來。」師甚異之。年十六應州縣試，名次輒列一百以外，師嚙之曰：「假使有一千人應考，取九百九十九人，只有一人不取，就是你！」季直聞而慙慙不語，乃於塾中窗格上、帳頂上，遍貼「九百九十九」五字之紙條，觸目心驚，發憤攻讀，寒暑無間，由秀才成優貢，中北闈鄉試南元。從此文名噪甚，傾動公卿，遂以盛名入

三

季直末通籍前，嘗與同邑范當世、秦興朱銘盤過江謁古文家張裕釗於江寧，裕釗輒舉以語人曰：吾遊金陵，得見江東三士，此行爲不虛矣。惟季直文章雖有法度，而三試春官不第，心恢意懶，迨甲午會試，張父諭之曰：「兒試誠苦，但兒年未老，可再試一次，吾心亦安。」季直素以孝稱，乃仰體親心勉爲一行，果然如願以償，時年已四十有二矣。

常熟翁同龢，居樞臣之位，夙欲拔中季直而未果，此次復任閱卷八大臣之一。據日記所載：

「二十四日晴，寅正八人集運門外，朝房起下，回到南書房，卯正上御乾隆宮西暖閣，臣等捧卷入，上諦視第一名，問誰所取？張公以臣對（按指張之萬）麟公以次拆封，一一奉名訖。又奉題語。臣以張謇，江南名士，且孝子也，上甚喜。……是知同龢爲國求才，季直青雲干霄，堪稱士林佳話也。」

四

季直大魁後，以新硯初發，正宜及鋒而試。時值中日大戰將起，季直以久處長慶幕，素知相國李鴻章處置朝鮮事失當，乃詳舉故實，剖析大勢，奏劾鴻章誤國之罪，同龢亦深以爲然。詎料疏上不報。而鴻章謬執己見，依然不稍修改。季直自負經世奇才，且所舉各節，俱爲救時之良策，志既不申，遂憤憤然輒爲不平之鳴。

不寧惟是，又嘗見西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時，適逢暴雨，平地水深尺餘，文武百官，有白髮老臣年在七八十以上者，亦俱長跪水中接駕，而西后端坐鸞輿漫不一顧。季直目覩內憤，以爲稍有

志氣者，不應為官也。屏棄仕進之念，遂基於此。或謂季直親見朝政窳敗，補救無術，而黨禍將起，勢將受其株連，遂毅然歸野，藉實業、商務以自隱耳。季直在京，既無意仕進，適接父歿噩耗，乃倉皇辭都，歸後有句云：「不堪重憶功名事，官錦還家變雪衣。」從此一心一意，致力地方事業矣。

南通州牧，及地方父老，以季直大魁天下，歡極欲狂，便將城內「魁星樓」改為「果然亭」。迨季直重修亭時，深覺得中狀元，不過適逢其會，亭云果然，未免貪天之功，因改名為「適然亭」，並書一聯：「世間科第與風漢，檻外雲山是故人。」復附跋云：「余以清甲午成進士，州牧邦人擬唐聖學詩意為果然亭，世間萬事，得其適然耳。丁巳，余修亭，不敢承前意也，適然之事，以適然視之，適得涪翁書，遂以易榜。」然則，季直薄功名而寄情山林之志趣，從聯句中隱約可見。

五

南通自實施新政後，先後創設豐牧公司、鹽業公司、漁業公司、大生紗廠、大達輪船公司、淮海實業銀行、各級中小學校、高等商業、農業、醫學、師範、女子師範、土木、測繪、蠶業、刺繡、藤啞、紡織各校、養老院、殘廢院、育嬰堂、博物院、圖書館，並於吳淞設商船學校，南京設河海工程學校，舉凡歐美各國應有之事業，無不具備，其規模之大，氣象之雄，已無前例，南通遂一躍而為全國之模範縣。

此外則組織赴美考察團，赴意考察團，並親

赴日本考察，著有「東遊日記」，同時，兼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，漢冶萍公司總理，導淮督辦，旋膺江蘇諮議局局長，百務集於一身，日理萬幾而不稍倦，兼人之資，亙古少見焉。

六

庚子拳匪禍起，八國聯軍進迫北京，季直乃向兩江總督劉坤一建議東南各省自保之策，並與湯壽潛、沈曾植、陳三立等，親赴南京，面商大計，坤一始猶豫不決，以為兩宮西幸，東南或可保全，季直進曰：「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，為其名不足以存也，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，為其實不足以存也。」坤一蹶然曰：「吾意決矣。」遂與張之洞等宣布東南各省保境辦法。故聯軍雖陷北京，而東南各省安然無恙，雖坤一、之洞主之，而奔走其間，擊劃周詳者，季直之力耳。

武昌首義，清廷徬徨莫知所措，乃特擢季直為農工商大臣，兼江蘇宣撫使。季直則力主清帝遜位，懇辭電云：「今共和主義之號召，沛然莫遏，激烈急進之人民，至流血以為要求，今為滿計、為漢計、為蒙回藏計，無不以歸納共和為福利，惟北方少數官吏，戀一身之私利，忘國家之大危，尚保持君主立憲主義，然此等謬論，舉國非之，不能解紛，而徒以延禍，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，謝帝王之位，俯從羣願，許認共和。昔堯禪舜，舜禪禹，個人相與揖讓，千古以為美談，今推太位，公之國民，為中國開億萬年進化之新基，為祖宗留二百載不刊之遺愛，關係之鉅，榮譽之美，比諸堯舜，抑又過之。……所有宣撫使之職，無効可希，不敢承命，至若政體未改

，大信已瀕，人民託庇無方，實業何從興起，農工商大臣之命，並不敢拜。」

七

季直辭電發後，復為清廷起草遜位之詔，其警句云：「……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，既倡義于前，北方諸將亦主張于後，人心所嚮，天命可知，予何忍因一姓之尊榮，拂萬民之好惡，用是外觀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將皇帝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為共和立憲政體，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……」此為推翻專制建造共和劃時代中之重要文獻，抑亦世人之所樂道者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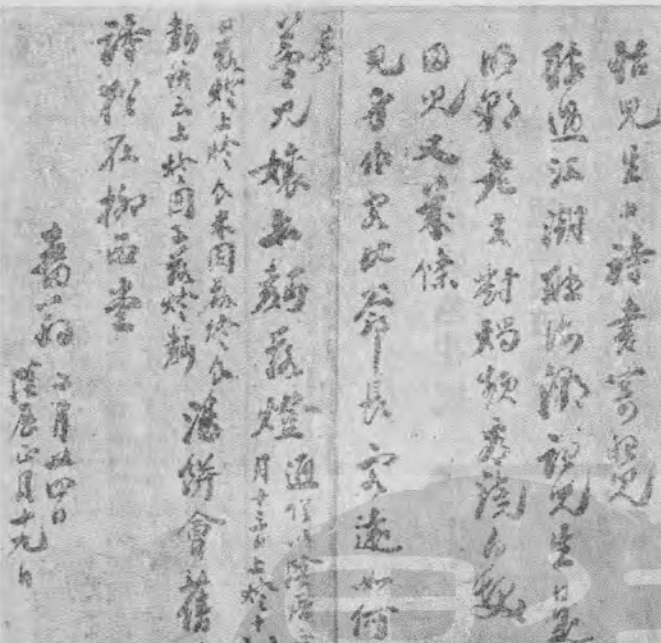
季直復以遜位之詔，縱能即下，而江甯將軍鐵良，或擁兵不肯受命，乃致書鐵良云：「蹇，蘇人也，以將軍之忠耿，又嘗辱有一日之雅，不得不為蘇計，為將軍計，且為滿計。……為將軍計，當計其大與長，一身之計小，滿人全體之計大，一朝之計暫，滿族生養休息之計長。北面再拜，仰藥以殉，一身之計也，奮鬪効死，使兩族生靈塗炭于兵鋒，一朝之忿也，將軍才器，實為滿望，皆無取于此。為將軍計，擲一身為溝瀆小忠之事，毋寧納全族于共和主義之中，為滿族多留一惡感，而遺以同盡之大危，不如為滿族多種一愛根，而使之異世而滋大……」於是，清帝遜位，民國統一。時 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，特任季直為實業總長，尋辭去。斯時臨時政府，財政困難，黃克強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萬，而日人謂必由季直擔保，方可照借，中山致書季直，解釋以漢冶萍作借款抵押，事遂諧。季直

促成清帝遜位，函勸鐵良奉命，擔保大借款，其翊贊共和之功，不可湮沒也。

八

季直既未得志于天下，退而經營地方事業。晚乃益復自放，居恒慕信陵君之為人。嘗曰：「吾不敢望聖賢，但願作英雄，英雄無事不可告人。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，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，遂自緣經濟、學術、詩文詞賦，為一書，顏曰「張季子九錄」。

相國翁同龢為題荷鋤圖詩云：「平生張季子，忠孝本詩書。每飯常憂國，無言亦起予。才高還縝密，志遠轉迂疏。一水分南北，勞君獨荷鋤。」迨同龢病逝，季直輒以聯云：「公其如命何？可以為朱大興，並弗能比李文正；世不足論矣！豈真有黨錮傳，或者期之野獲篇。」以後兩次赴常熟，一次哭弔，二次省墓。並于南通黃泥山上起一小樓，名曰「虞樓」，跋其匾云：「黃泥東嶺，南望虞山，勢若相對，虞山之西，白鶴峯下，則翁文恭之墓，與其被放遺後之廬在焉。辛



張 季 墨 蹟

西一月過江，謁公之墓，涉虞嶺，望通五山，烟霧中青蒼可辨。歸築此樓，時一登眺，悲人海之波瀾，感師門之風義，殆不知涕泗之何從也！名虞樓以永之，亦以示後之子孫。」並有一絕云：「為瞻虞墓宿虞樓，江霧江風一片愁。看不分明聽不得，月波流過嶺東頭。」師弟相知之深，恩義之重，從樓與詩，概可見焉。

九

季直並世友人中，最推重新會梁任公，以其為清季濬發中國人思想之原動力，而傾帝制，推復辟兩役，尤有偉大之貢獻，故任公窘困時，輒資助無吝色，任公致書有云：「兩奉教尺，重以遠庸翼之面傳盛意，籌策之遠，與責善之殷，啓

超安敢承，抑又安敢不承耶！二十年來，以空言竊虛譽，曾未嘗一躬矢石，為國民有所盡力，今以鼎新之會，席累卵之形，豈敢更懷規避，自遠初志，徒以此身久為萬矢之的，不欲濫進。……先生司旗鼓，則啟超自有所恃以冒矢石，此則選援責善之義，以責先生者也。」任公此函，極盡學者謙虛之懷，誠足為後輩矜式。

徐州徐樹錚，字又錚，一代之霸才也，于考察歐西回國後，曾與聯軍統帥孫傳芳，聯袂赴南通，季直親赴江干迎迓。文酒之會，意氣絕倫，極一時之盛。嗣聞徐氏處坊遇難，哭之甚慟，輒以聯云：「語讖無端，聽大江東去歌殘，忽然感流不盡英雄血；邊才正亟，嘆薄海西顧事大，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。」又賦「滿江紅」一闕云：「風慘雲愁，莽中夏今是何世？遠歸客，九關輕犯，身危命致，符節誰司南北衛？囊丸任斫東西市，問幽都紫陌亦甘人，誰之恥？暗寂寂，蓋棺矣，法曹法，一杯水，笑諸侯壁上，畏身餘幾，毛髮依然驚畫手，頭顱擲了空知己，贖江干野老醉東風，飄殘淚。」悲憤欲絕，季直真徐氏之知己也。

季直晚年，寄情聲色，殊愛梅蘭芳、歐陽予倩兩藝人，曾為建築華麗之「梅歐閣」撰以聯云：「南派北派會通處，宛陵廬陵今古人。」又有贈梅郎長句云：「梅郎曠絕五年別，來晤齒翁十日期。縣人傳說若異事，郎日一劇翁一詩。郎以慧為命，翁以狂勝痴。……」其繾綣之殷，傳為一時佳話。

十

蘇州美女，沈壽，字雪君，以繡意大利皇后像，名動中外，季直特創女工傳習所，聘壽主其事，又恐其藝之不傳，囑口授指畫，為成「雪君繡譜」一書。復築「謙亭」以居之，呼為謙亭主人。雪君感而披已髮繡謙亭兩字，季直酬以詩云

：「感遇深情不可絨，自梳青髮手摻摻。繡成一對謙亭字，留證雌雄寶劍看。」又贈一律，題曰：「雪君髮繡謙亭字，為借亭養病之報，賦長句酬之。」詩云：「枉道林塘適病身，累君仍費繡精神。別裁織錦旋圖字，不數迴心斷髮人。美意直應珠論價，餘光猶厭黛為謙。當中記得連環樣，璧月庭前祇兩巡。」及雪君病歿，留葬南通黃

泥山麓，封以水泥鋼骨，表其墓曰：「世界美術家吳縣沈雪君女士之墓。」世人或以此為季直病，然而，大德已立，女色之好，英雄才子所難免焉，有何傷于日月哉？
季直以民國十五年病歿，年七十有四。一時中外震悼，而蘇之人受其惠澤者，尤眷念不能忘也。

各種彩色花瓶
各種高級玻璃杯
照明美術燈罩
各種顏色玻璃
家庭用具玻璃

製 造 · 批 發

產 品 優 良

價 錢 公 道

光華玻璃工廠

董 事 長 林 貴 甫

地 址 臺 北 市 汕 頭 街 二 二 六 號

電 話 三 三 二 三 三 二 六 號

編輯部啟事

(一)上期芮逸夫先生我看美國大專學校第七頁上欄第七行至第八行：「人口百分之〇·四七八而佔」等十一字應刪去。

(二)隔靴搔癢話黔軍一文承谷正倫夫人陳瑾女士惠借黔軍總司令王文華(電輪)先生照片供本刊製版，特此致謝。